



托尔斯泰傳

托 尔 斯 泰 传

〔苏〕 阿·波波夫金 著

守 魁 译

(内 部 教 材)

沈阳教育学院中文系

目 录

作家的先祖和双亲	(1)
童年	(10)
少年	(20)
在喀山	(31)
在乡间	(50)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 (1848—1851)	(56)
在高加索	(64)
处女作	(78)
入伍作战	(91)
在被包围的塞瓦斯特波尔	(98)
在彼得堡	(111)
年轻的主人	(120)
重返彼得堡	(124)
初次国外旅行	(134)
重返祖国	(140)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学校	(150)
再次出国旅行	(156)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	(164)
创作高潮	(177)
紧张劳动后的休息	(198)
《安娜·卡列尼娜》	(205)
一家之主	(215)

八十年代	(222)
到莫斯科去	(226)
九十年代	(254)
《艺术论》	(269)
《复活》	(273)
两个世纪之交	(284)
一九〇五年	(299)
晚年	(305)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走	(328)

作家的先祖和双亲

一七九九年，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退休后移居到自己的领地雅斯纳雅·波良纳村。

同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女儿两岁时就失去了母亲。

如同当时所有的贵族家庭中的习惯一样，沃尔康斯基七岁时就被列入兵役名单，二十七岁时为近卫军上尉，他成了叶卡杰琳娜二世杰出的侍从官。一七八〇年曾被奥国国王召见过，他是当时颇受国君信任的人物之一。

稍后，他曾随同女皇漫游过克里米亚，他们沿着穿过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的大路而行。

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第二掷弹兵团的上校了。因为参加了向土耳其奥恰柯夫要塞进攻的战斗，表现突出，因而在一七八九年获得少将官衔。

被任命为驻柏林特派大使后，他在临行前曾与叶卡杰琳娜二世长时间地交谈过，并且向她提出了当时俄国国务活动家的大胆的思想。他认为，国务活动家首先应该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以后，不知什么缘故，沃尔康斯基曾被解职二年。在保罗一世统治的初期，他最初做亚速海火枪兵团名誉长官，以后，因为无意中违犯了保罗一世严格的军纪，就被完全解除军职。可是一年以后，又被任命为阿尔亨格尔斯克总督。

在绵绵无际的雪原上，座落在北德维纳河河口的阿尔亨格尔斯克，离白海不远，它是当时重要的港口，也是通向俄罗斯

的门户。一七九九年受到法军陆战队袭击时，沃尔康斯基被任命为特种军团的长官，这是当时最高的官衔之一。

但是，独立不羁的沃尔康斯基很快就与刚愎自用的保罗一世发生了冲突，他身为阿尔亨格尔斯克的长官，庇护了一个被捕的地方银行经理，沙皇在给沃尔康斯基的私人书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就成为解除公爵军职的理由。沃尔康斯基为了不受屈辱，提出要求退休，这不是因为年迈，沃尔康斯基只有四十六岁。

因为失宠，他忘怀了一切，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消磨时光。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坐在伏尔泰式的安乐椅上，凝神沉思，谛听大风雪的呼啸声。他面前，在坚实的橡木桌子上燃点着蜡烛，他那轻微的叹息声使得烛光摇曳摆动并且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桌上放着一叠厚厚的精装书，铺着一张打开的俄罗斯地图，还有一本用发兰光的结实的灰色纸订成的笔记本，上面整齐地书写着匀称而遒劲的几乎如绘图般的字体。

这是女儿的学习笔记，也是一种手抄本教科书。其中一本题名为《数学、物理和政治地理读本》，里面收罗了一些地理学和天文学的最早的资料和国家管理的不同形式。另一本题名为《雅斯纳雅·波良纳村农耕知识简要读本》，书中记载了如何耕种土地、收割庄稼、选择良种和安装犁耙，也记载了犁耙的使用方法。

桌上还放着一个小巧的盒子，上面有九岁的女儿——他的小玛丽雅的剪影像，这是他们来雅斯纳雅·波良纳之前订做的。

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日复一日地过去。教育唯一的女儿成了沃尔康斯基的生活主要目的，他一天天地顽强而坚决地从事于这件工作。

培养和教育女儿，沃尔康斯基不仅想使她成为有文化的

人，而且要使她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得到发展。在五岁的时候，姑娘已经能用俄语和法语流利地阅读，以后又开始学习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她博览群书，并研习音乐。

当女儿长大后，父亲把她带到莫斯科，同她一起出入于亲戚、朋友家庭的舞会之中。当玛丽雅年满二十岁时，他又把她带到彼得堡，这是一八一〇年的事。

他们骑在马上，路途之中常常在城镇和乡间停下来，和农民交谈。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走得兴致勃勃，俄罗斯大自然的奇景使她陶醉了。特维尔平原上的雄伟的伏尔加河，诺夫格罗德古老的城堡，美丽的彼得堡和涅瓦河都使她感到兴奋。

在彼得堡，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不常去参加舞会。她游览了城市和郊区的所有名胜之地。在埃尔米塔日，她欣赏了许多名画，拉法尔、鲁宾斯的绘画和德·提斯聂尔表现手法的独特自然都使她惊叹。她到过博物馆，看到了那儿搜集的珍奇古玩，她也拜访过大剧院。在有蒸气机装备的玻璃工厂和陶瓷厂里，她看到了人们怎样制作酒杯、镜子和花瓶；她也参观过壁毯和纺织的作坊。人类的劳动及其成品到处都在吸引着年轻的姑娘，她喜爱人工编结的花边，也喜欢在旋床上旋成的水碗和烛台。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这次游览有趣的日记——《个人日记》被保存下来了，其中她详细地记载了自己游览的印象。比如，她参观了雕刻美术学院的作品后，赞叹地写道：“多么惊人的大理石艺术品呀！”

日记是用流利的俄语写成的，独立的见解和广泛的兴趣使记载显得尤佳。这里面显露出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实践和事业的才能以及她那种从有利于人类的观点上观察周围现象的倾

向。这一特点是属于她父亲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的，并且，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她的儿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也具有这一特点。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是一个好动的人，象她父亲一样，她在旋床上工作，打台球，常常散步，这些都是为了使自己更多地活动一下。她经常一个人独自散步，可是她最喜欢的工作却是在花园中侍弄花草。对于栽培的果树和浆果植物她进行过周密的考察，关于她在花园中栽培苹果和梨树各种品种的详尽记载一直保留至今。在玛丽雅公爵小姐房前开辟了一处用细柳条编结的花坛，各样的花就象生长在花篮中一样。

一八二一年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去世了。深深地爱着父亲的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现在特别感到孤独，她三十岁了，她那幸福家庭的幻想还没有实现。

亲戚们介绍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同年轻的伯爵尼古拉·伊利奇·托尔斯泰认识了。

托尔斯泰这一姓是一个大家族。尼古拉·伊利奇·托尔斯泰的先祖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时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曾长时期地被任命为首位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他表现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在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的时候，彼·安·托尔斯泰被土耳其人抓入狱中，囚禁了两年。

出狱后，彼·安·托尔斯泰返回祖国，被彼得大帝任命为枢密外交部大臣，以亲信大臣的身份他曾随同彼得大帝出游国外。在一七一八年，当阿历克赛王子离开父亲逃奔拿破仑的时候，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能把他劝回俄罗斯。这里不仅表现出了彼·安·托尔斯泰的智慧，而且也显露出他的机敏。由于这些功绩，彼·安·托尔斯泰成为彼得大帝九位亲信

大臣之一，并且，在当时俄国首次得到了伯爵的爵位。

彼得大帝死后，在叶卡杰琳娜一世统治的末期，他曾失宠于敏什柯夫，于是和自己的儿子永远被流放到索洛威茨修道院，到了老迈之年，他就在那儿故去了。

尼古拉·伊利奇的父亲，伊利亚·安得烈耶维奇伯爵（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曾孙）年轻时曾经在海军中供职，晚年曾任喀山总督。

他是一位典型的好客的俄罗斯贵族，用列·尼·托尔斯泰的话说，“他不仅善良，而且糊涂，挥霍无度”。他喜欢堂皇地接待宾客，举办舞会和打牌。据传说，甚至他的衣服都送到荷兰去洗。由于这样生活的结果，伊利亚·安得烈耶维奇欠下了许多债务，于是他必须典押出自己的全部领地。一八二〇年他被免除总督之职。

他的儿子，尼古拉·伊利奇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正如当时许多地主家庭的子弟一样，他早就列名到文官的职务之中，但是，违背了双亲的意愿，他来到行伍之中，干了七年，并且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后来因病退休，他回到了喀山，找到了已经彻底破产了的父亲。不久，父亲死去，尼古拉·伊利奇身旁只剩下了习惯于奢侈生活的母亲彼拉盖雅·尼古拉耶芙娜和姐姐阿历山德拉·伊利尼奇娜，姐姐还领着一个养女（也是本家的远亲），叫塔姬雅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叶戈尔斯卡雅，她与尼古拉·伊利奇同岁。

尼古拉·伊利奇赤手空拳，他想通过迎娶一位有钱的姑娘而改变一下经济状况，这是他母亲的主张。他看中了亲戚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沃尔康斯卡雅，这位姑娘在父亲死后，成了父亲财产的唯一承继人。婚礼在一八二二年举行，尼古拉·

伊利奇合家迁往妻子的世袭领地雅斯纳雅·波良纳。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很能体贴自己的丈夫。成为世袭领地的主人后，富有的尼古拉·伊利奇专心于经济管理，把领地调整就绪，又把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早已动手的一所贵族大厦修建完毕，并且把父亲典押出去的自家世袭领地尼柯尔斯柯·维雅杰姆斯柯赎了回来。

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得很和睦。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广泛兴趣是很出众的，她读了很多书，她所喜爱的诗人有杰尔查文、茹可夫斯基。她把意大利语和英语译成法语和俄语，她几乎把全部的米·瓦·罗蒙诺索夫的作品抄了一遍，她具有诗人的天才，写过短诗和长诗。

傍晚，刚刚燃起蜡烛，托尔斯泰家中就发出琅琅的读书声。人们或者在谈论所读过的一些书中的人物，或者在弹奏钢琴。他们到邻近的雅新柯、捷里亚金柯、特罗斯纳等地方的地主家和其他人的庄园去做客，自己也接待客人。常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来做客的是住在喀山的彼拉盖雅·伊利尼奇娜·尤什柯娃，——她是尼古拉·伊利奇已出嫁的二姐。

尼古拉·伊利奇常常外出——他经营着自己的产业，并且喜欢打猎。当丈夫外出时，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就漫步到“英式”的花园中，久久地坐在那带阁楼的亭子里，或者坐在尼日尼池塘边的条凳上，瞭望那通向自己庄园的大路，等待着丈夫。

在这条大路上，当时人们看到了无数新鲜事儿：朝圣者和香客们来来往往，农民们骑在自己那羸弱的马上，大车慢慢地行进着，地主们的三套马车在急驶。

一八二三年八月间，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看到了阿历山大一世同着自己的亲随们沿着这条大路奔往布列斯特——立陶宛。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出嫁一年后，生下了长子尼古拉，三年后生下了次子谢尔盖，以后又经过了一年生下了德米特里。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沉浸在哺育孩子的家务中。她写日记，记载了长子尼柯连卡的品行。她想使儿子具备一些应有的习惯，培养他成为真诚、谦逊、勇敢和大胆的人。她想使他成为“越来越勇敢的人，应该象那曾经出色地为祖国服务过的父亲一样”。

她培养子女们具有毅力和对自己行为的批评态度，她想使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且自己能去改正它。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爱和孩子们在花园的林荫道上和切倍热里散步，（注：切倍热～雅斯纳雅·波良纳中一片橡树林的名字，在图拉省“切倍热”被称为小密林丛。）有时她走到更远的沃龙柯河滨，到古老的磨房里。她常常还带着家庭教师——善良的和有礼貌的费道尔·伊万诺维奇·列谢尔。

孩子们坐在某处大树下，一边休息，一边鼓着腮咀嚼着蘸盐的黑面包，他们在谛听妈妈的迷人的故事。她讲得是那么有趣，不仅仅孩子，而且成年人也都来听。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满心地喜欢塔姬雅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叶尔戈尔斯卡娅，并称她为“亲爱的塔乌温都奇卡”。

塔姬雅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在少女时代就失去了双亲，因而由尼古拉·伊利奇的母亲把她养大成人。从小她就留恋着托尔斯泰的家庭，并且不知不觉地她以那纯真无邪的少女情感受到了和自己同岁的尼古拉·伊利奇。但是，一无所有的她，理智地认清了托尔斯泰家庭的状况，她也同家中的一切人一样，认为尼古拉·伊利奇同有钱的姑娘结婚后，会改变家庭的窘境。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不能不觉察到塔姬雅娜醉心于尼古

拉·伊利奇的情感，但这并没有破坏她家庭的幸福，而且相反地，她们相互间倒更加亲近起来：她们分享着自己神秘的思想。

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大厦三层楼的一间角室里托尔斯泰家的第四个儿子诞生了，他的名字叫列夫。

× × ×

当时大多数地主家庭的孩子都有个乳母。善良、纯朴的人能更好地侍弄孩子，而同时，孩子也更会留恋她。这种眷恋之情常常使人终生难忘。

孩子们在自己乳母动人的歌声中长大，从保姆及乳母的口中，他们听到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人们的智慧和俄罗斯普通人民的精神美。

列沃奇卡的乳母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农妇阿芙道基雅·尼基芙洛芙娜·佳彼列娃，他始终保持着对她的爱恋之情。在他长大后，曾经到农村中去拜访过她，一八八六年；在她死后，他曾去拜谒过她的坟墓，并且永远地怀念着她。

列沃奇卡没有记住自己的母亲，因为在他不满两岁时，她就去世了。但是从父亲和塔·阿·叶尔戈尔斯卡娅姑姑的嘴里他知道，他母亲非常爱他，对他简直是温柔备至。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死后（在生下第五个孩子——女儿玛莎之后不久即死去），塔姬雅娜·阿列山德罗芙娜·叶尔戈尔斯卡娅担负了教养小一辈托尔斯泰的全部任务。她把自己对尼古拉·伊利奇和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温情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对他们充满了母性的爱。

虽然幼小的列沃奇卡没有记住自己的母亲，但她那纯贞、磊落的形象却活在母亲亲友的讲述和回忆之中，因而在他那幼

小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有深厚情感、朦胧的理想和善良意愿的整个世界。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给自己的家庭和周围接近的人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使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能够鲜明地刻划出她的性格和外貌的个别特征。托尔斯泰一直到生活的晚年也没有忘掉母亲那极为可贵和温柔的形象。当作家一旦苦痛的时候，或者当他心情沉重的时候，他都有意识地想起母亲，他好象觉得，她会给他以帮助。

一切和母亲有关的纪念品对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来都是神圣的：他保护着柯林纳地方母亲亲手培育起来的花园，并且设法使这些花草获得更多的阳光，砍掉了中间林荫路的椴木。他保存了当年母亲在尼日尼池塘旁常常坐着的条凳，有一次在走过这条长凳时他对戈尔勒魏依泽尔说：“我爱这个地方。您瞧，您爱自己的母亲，而我却记不得自己的母亲了……人们说，这儿曾是我母亲喜爱的地方。”由于他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来，所以年已八旬的老头儿眼眶里滚动着泪水。托尔斯泰的儿子，伊利亚·李沃维奇回忆道：“不管谈论谁，爸爸从来没有象谈论自己母亲那样带着无限的热爱和尊敬。”

童 年

童年那幸福的、幸福的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啊！人们怎能不热爱，不沉湎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之中？

《童年》

托尔斯泰能回忆起自己最早的童年时代，他甚至还记得，人们怎样把他裹在襁褓里，他又怎样在木槽里洗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坐在木槽里，而我周围有什么东西发出奇怪的、新鲜的、难闻的一种酸味，人们用它擦拭我赤裸裸的身体，也许这就是麸子，大概每天他们都在水槽子里给我洗澡，可是麸子的新奇的印象却提醒了我，于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并且爱上了自己的身体。”

他还记得自己在五岁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费尔道·伊万诺维奇和一位妇女怎样地在跳舞，而孩子们也都和他们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既有记得住在场的还有那个兄弟，也没有记得是否有父亲，更没有记得住自然的景色。在这么小的年令时，对他来说，自然景色是不存在的，他写道：“为了不使太阳光晒坏我，因而我看不到野草，人们不能不给我一些花儿、叶儿来玩，所以，到了五、六岁时，我关于大自然景色的回忆一点也没有。也许是，为了看清它，就得离开它，而我本身就是大自然。”

围绕着小列沃奇卡的世界对他说来是愉快的、幸福的。所有的人，从父亲开始一直到马车夫对他来说都是好的、善良的。

在五岁以前，他同妹妹玛莎和保姆住在二楼上，而当他满五岁时，就把他送到楼下儿童室里来了。

列沃奇卡同自己的小床，枕头和妹妹玛莎的离别感到恋恋不舍。托尔斯泰回忆道：“我感受到了失去了东西的苦恼，虽然人们一再劝说，但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些东西还会到来。他们把我领到孩子们一起，有人给我穿上了一件带有背带的长衫，好象永远要把我和楼上隔离开，这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好象我不是同别人一起住在楼上，因为即使和我住在一起的主要的人，我过去也没有留意她。这个人就是姑姑塔姬雅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我记得她个子不高，身体结实，是个黑头发、善良、温柔、有怜悯心的人。她给我穿上了长衫，结上了腰带，并且吻了我，于是我看得出：她觉得我是值得怜爱的，是特别值得怜爱的，也许是应该这样。生活可并不是玩具，这是件麻烦的事。”在儿童室里是愉快的，他们不受限制地哈哈大笑，互相把枕头抛来抛去，甚至有时跑来跑去，连费道尔·伊万诺维奇都不能制止住。

夏天，孩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运动形式就是骑马到格鲁曼特村去野游，那儿离雅斯纳雅·波良纳不太远。那儿有主人的牧畜场，而且看牲口的玛特辽娜还用牛奶和黑面包来款待孩子们。在格鲁曼特村他们看到了，为了主人的筵宴，人们如何在那深深的而且流着水的池塘中捕鱼，孩子们跑到山下的池塘边，又从池塘边跑到山谷里，那儿有一股喷泉，泉水很多而且还凉。

冬天，他们的娱乐又是另一种样式。在他们称之为圣诞节的新年前，有一些化装的人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大厦来——

牵熊的人赶着熊和山羊，还有土耳其人和强盗，男人化装女人，女人化装为男人。

在老仆格利戈里的笛子伴奏之下，化装的人们一边玩着，一边跳舞。格利戈里还是在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世的时候就是乐队队员，这个乐队是由农奴组成的。

孩子们最愿意玩“传卢布”游戏：参加游戏的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儿，于是开始唱：“传卢布呀，传卢布呀！”把一个硬币卢布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而由一个人绕着圈儿找这块卢布。

他们还同农民的孩子们坐着雪橇和溜冰箱从山上往下滑，哈哈的笑声和嘎嘎的叫声洋溢在山下农村的街道中。“闪开，给让路呀！”有一次，不知是谁的雪橇直奔列沃奇卡撞来，因而他被碰伤。

孩子们的活动是与庄园的生活和习俗相联系的。夏天，他们去钓鱼，托尔斯泰曾经讲过，有一次，他们沿着大路跑到池塘边，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块黑面包，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条蚯蚓，在仓忙之中，他把蚯蚓当做面包咬了一口，因而他算尝到了泥土的滋味。

童年时，托尔斯泰自己养了母鸡和小鸡。他又非常喜欢狗，在打猎时，他喜欢自己心爱的米尔卡狗那种敏捷的动作，它是黑色有花斑的狗，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很漂亮，列沃奇卡有时候还吻着它的小黑脸。此外，他还喜欢教师费道尔·伊万诺维奇的狗，它非常柔顺，长了一身棕色的柔软的鬈毛，后来它跌折了腿，再不能去打猎了，因而在费道尔·伊万诺维奇打算杀掉它时，列沃奇卡曾经是那样痛苦地哭泣过。

列沃奇卡很早就学会了骑马，他熟悉了马的习性，经常去喂它们，当看到马疲倦时，他怜惜地去抚摸它们。

托尔斯泰的父亲是位非常喜欢打猎的人，孩子们喜欢看父亲如何准备上路去打猎——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列沃奇卡长大以后，他自己也就参加打猎了。

在中篇小说《童年》中，托尔斯泰写出了同他们一道去打猎的实际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挺胆怯，溜掉了一只兔子，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原谅自己。当尼柯连卡看到了土耳其猎人轻蔑的表示时，他想：“假如把我代替了它，也像那些兔子一样地挂在马鞍上，那我倒会觉得轻松些。”

列沃奇卡是个非常乐观、活泼同时又很腼腆、感情充沛的人。他的妹妹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讲道：“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当他跑进屋子里来的时候，带着那么一种愉悦的笑容，好象有了一个什么重大的发现，现在想要告诉大家一样……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只要是去抚爱他，他会感动得流出泪来。”

列沃奇卡是个勇敢的孩子，他努力于锻炼自己的毅力。有时，他做出了周围的人们所臆想不到的一些举动来。有一次，他想剃光自己的半边头发，再剃掉了眉毛，他想把外表弄得随随便便。

有一次，他想在空中飞起来。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那时，托尔斯泰家居住在波留什赫街。大家正坐下来吃午饭，但列沃奇卡却没有来，家庭教师去瞧瞧他在做什么，一看，他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他说，当他一个人在屋里时，他上到顶楼上，爬到打开的窗子边，一跃就跳到园子里。他解释自己的作法说，“有一种想要飞起来的急切愿望”，他觉得，“如果蹲着，两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把它抱得尽量紧些”，是能够飞起来的。

他还有过这么一回事。托尔斯泰一家坐车从比罗戈沃回到